

刘罗锅

断案传奇

邓加荣 金乃祥 著



刘墉为官清廉忠耿，断案公正神明，曾巧妙神奇地断过

许多惊心动魄、古怪离奇的冤案、奇案、悬案。

当时，人们将他与北宋时期的包拯相提

并论，有古有包公，今有刘公之说。

刘罗锅

断案传奇

邓加荣 金乃祥 著



刘塘为官清廉忠耿，断案公正神明，曾巧妙神奇地断过

许多惊心动魄、古怪离奇的冤案、奇案、悬案。

当时，人们将他与北宋时期的包拯相提

并论，有古有包公，今有刘公之说。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罗锅断案传奇/邓加荣,金乃祥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53-1498-3

I. ①刘… II. ①邓…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2332号

责任编辑: 范香宁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57350320

门市部电话: (010)57350370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13.25印张 2插页 320千字

2013年4月北京第1版 2013年4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3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目 录

第一部	血溅清风店	1
第二部	官井美人头	85
第三部	夜困恶虎村	153
第四部	计赚刁都头	195
第五部	坟前识淫妇	243
第六部	落水识贼窝	281
第七部	瓦盆案中情	309
第八部	风雨秋娘渡	329
第九部	冤结沙土袋	353
第十部	巧审石头记	385

第一部 血溅清风店

苍山落日，古道荒凉。远处山岗上显露出两个黑影，顺着古道缓缓地走过来。影子越来越大，是刘墉与家人张承，骑着两头毛驴嘤嘤笃笃地走着。张承的驴颈上放着褡裢，刘墉穿戴朴素，青布裤褂，戴着一顶瓜皮小帽，扎着裤腿，脚登一双踢死牛的大靸鞋。

张承：“天都这个时候了，前面还没有个村镇可以歇歇脚！”

刘墉掐着指头算计说：“嗯，按照里程计算，再走十里就该到滁州了。”

迎面尘土飞扬，一阵阵马蹄声响，直奔过来一伙差役，手执棍棒戒尺和枷锁镣铐等物，来到刘墉跟前停下来问：“咳，老倌子，前面可曾过去两辆大车？”

刘墉瞪了一下眼睛，慢腾腾地望着差役说：“两辆大车，问它做甚？”

差役：“别装傻！只问你有没有？两辆大车，拉着布匹，说话山西口音。”

另一差役：“是个逃犯，要捉拿回去归案。”

刘墉：“你不说做甚，我也不能答你个甚。你既然说出了做甚，我便回答你是甚。方才，是有两辆大车，不过，已经走出十多

里路了！”

差役们翻身上马，又飞奔前去。刘墉嘲笑地眼望着这伙差役，随后，主仆二人继续前进。

眼前一座俊秀的峰峦，中间是幽深的谷壑。在峰起谷落之间，有白色雾霭缭绕着。山色清秀淡雅，林泉淙淙有声。刘墉放慢了坐骑，悠闲地欣赏着山光林翳，口中不觉唱道：“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

张承看看天色，着急地说：“老爷，天都快黑了，还不快赶路！瞧这山高林密的，离村镇一定还很远呢！”

刘墉悠闲地说：“不远！不远！”

张承：“你怎么知道？”

刘墉：“怎么不知道？书上说，山行六七里就到了！”

张承诧异地问：“老爷又哄小的，哪个书上会说这话？”

刘墉：“张承，这你就知道了！你看这山，可算清秀吗？”

张承点点头。

刘墉：“你知道此山叫什么名字？”

张承：“看你老爷问的，小的自幼生长在北方，又没有到过这里，怎会知道这山叫什么名字？”

刘墉：“老爷告诉你，这山叫琅琊山。我说的那书叫《醉翁亭记》。书上说：滁州是环滁皆山也。山行六七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因此我说，再前行六七里，就到了大邑滁州了。”

张承：“老爷真是饱读诗书，博学多才。小的服了！”

滁州城楼渐渐可以望得到了。在“乐丰店”客栈门前，主仆二人下了驴。店伙计帮助张承将驴牵到后厩。

店家：“客官，可要住上等客房？”

刘墉：“上等多少钱？”

店家：“上等三百文。”

刘墉摇摇头说：“中等的呢？”

店家：“中等一百文。”他见刘墉不语，又说：“下等五十文！”

刘墉忙说：“就下等吧！”

张承服侍老爷在坐椅上歇息，店伙计端过茶来说：“客官请用茶，我们店里备有各种酒席宴菜，也分上、中、下三等，客官随意选用。”

刘墉：“有茶就足够了，我们自家带着干粮。”

店伙计退下，张承从褡裢里取出几个硬面饽饽，还有芝麻烧饼等摆在桌上。他望望这些东西说：“用茶水送下怕是会烧心，我去买两碟小菜来！”

刘墉：“有老咸疙瘩就行了！”

刘墉吃过饭，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慢悠悠地品着茶。张承坐下来吃饭，狠劲地咬着硬面饽饽，说：“老爷，别的老爷做官上任，不是骑马就是坐轿。俗话说走马上任，走马上任！哪有像我们这样骑着毛驴一站一站倒的？这得什么时候到呀？就是不坐轿子，也该雇一艘官船，从水路上走，那不是又轻便又省力吗？”

刘墉：“张承，你知道运河里的那些船都是吃哪一行的？就是专吃那些去江南走马上任的官的。他们把官粮由南方运来，回去时是空船，若揽上个官客，就可以在船头上挂上官船的旗号，而船尾部分，依然可以招揽货载。结果，因是打着官船的旗号，就免去了河税。咱不能让他们打着咱们的旗号，招摇撞骗，偷漏国税。”

张承：“哎呀，我的老爷子，你为朝廷想得那么周到，可朝廷不也就给你一个四品知府吗？”

刘墉：“知府也就不小了，那就是从前的太守呀！”

张承说：“太守也有骑着毛驴上任的？”

刘墉：“有啊！就说这滁州吧，想当年它的太守欧阳修，就是

骑着毛驴上任的！”

张承惊问：“这也是书上说的？”

刘墉：“不，是我说的。”说着，二人哈哈大笑。

院内忽然响起一片嘈杂之声，马嘶人喊，夹杂着棍棒的敲打之声。刘墉吩咐张承：“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张承走到院里，只见院中停着两辆重载的大车，一个戴着镣铐的布商被差役从车上拉了下来。布商不住地高喊：“冤枉啊！冤枉！”

张承走上前问：“你不是适才在路上遇到过的山西客商吗？为何抓你回来？”

布商：“冤枉呀，冤枉！我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买卖人，官府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半路上抓回来，我还要赶路呢！”

差役一提镣铐，牵着布商向屋内走去：“快走，少啰唆，是青红还是皂白，到大堂上就明白了。”

张承走上去说：“列位差官，这布商究竟犯了什么王法？他好端端地赶路，为什么又把人家从半路上给截回来？”

差役甲：“我说你是哪府的上差，要你在这里管闲事！”

张承：“不是我要管，是我家老爷……”

差役甲：“你家老爷算老几，要他来咸吃萝卜淡操心！”

差役乙：“噢，我想起来了，他们就是刚才在路上遇见过的那两个骑毛驴的。”

差役甲不住地冷笑，说：“一个骑毛驴的，还想过问官府上的事！蚂蚁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回去告诉你家老爷，我们是省城刑道大衙门里的人，他要有心，就到金陵城里去找我们老爷好了！”说着，几个差役鄙夷地一阵狂笑，提押着布商走进店房内。

金陵城外三里多地的官道旁，耸立着一座八角凉亭，红柱绿

瓦，雕梁画栋，正面匾额上写着“接官亭”三个大字。十多个身穿官服的官员坐在凉亭里摇着折扇，引颈遥望前方。有人不耐烦地说：“这位刘大人，真是少见！邸报下来半个多月了，怎么还不来上任！”

另一官员说：“害得我们天天到这里来等候。”

前一官员：“若是别人有这美差，借两条腿也飞过来了！”

刘墉、张承骑着毛驴走过来，有差人拦住喝道：“你们往哪里走？这是接官亭！再往前走，仔细把你们的驴腿打断！”

张承：“你们接的是哪位官人？”

差人：“这你都没听说？是从京城里新派下来的刘墉刘大人呀！”

张承用手指着刘墉：“你们看，那不就是！”

差人举棍要打，喝道：“胡说，刘大人是朝廷命官，他下来是八面威风，哪有骑毛驴来的？你们敢冒充官人，不是找打吗？”

江宁府书办何英急忙从亭子里走出来，喝住道：“住手，胆大的奴才，敢打知府大人的上差！”他回头又向亭子里的人喊道：“列位。快过去接迎吧！真的是刘大人来了！”

官员们呼啦啦都迎上去，跪在道旁：“不知大人驾到，卑职迎候来迟，望大人恕罪！”

刘墉：“列位请起！请起！”

何英：“请知府大人上轿！”一座四人抬的绿呢子轿停在刘墉面前。刘墉下驴，坐进轿内，轿夫刚要起轿，刘墉挑开轿帘说：“张承，别忘了给赶脚的驴钱！”

张承：“是了，不劳老爷吩咐！”

刘墉打着满堂执照，被前呼后拥地抬着向江宁府衙门走去。路上行人都停下来观望，议论纷纷。

三班衙役一声吆喊，省府刑道大堂的公堂大门启开，差役们手持水火棍在两旁站立，江苏刑道孙朴风迈着方步走出来，一屁股坐上公堂，下令道：“将布商于连贵带上堂来！”

差役：“带布商于连贵！”

两个差役押着布商上堂，布商刚刚跪下便口喊冤枉：“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实在冤枉！我一路只是经商做买卖，从没做任何犯法之事。现在把小的从半路拘来，真是天大的冤枉！”

孙朴风：“住嘴，好个胆大的贼人！你可是那清白无辜之人，竟敢在这里口口声声地喊冤枉！我问你，前天夜里你可住过清风店？”

布商：“我住店给他店钱，吃饭给他饭钱，犯了哪一条罪？”

孙朴风：“那夜清风店里出了人命案子，闹得满城沸沸扬扬，连抚台夫人都动怒了，下令让下官一定查清，你还装什么糊涂！”

布商：“清风店里是出了人命案子，可这与小人有何相干？”

孙朴风：“真是刁猾，可恶至极！还问与你有何相干？那男尸可是你首先发现的？”

布商：“是，是小人首先发现的。”

孙朴风：“我问你，你是怎么发现的？”

布商有些恐惧说：“当时的情形是——”

五更鸡鸣，一钩晓月向西沉没，天色漆黑，一片黎明前的黑暗。清风店店主李有义手提风灯走到店门口，拉开门帘，启开两扇大门，回头招手说：“客官，门已打开，请上路吧！”

两辆大车装满布匹等物，缓缓地从里面赶过来。布商走在最后，行到门口，他向店主道谢说：“多多打扰了，很不过意。”

店主：“说哪里话，走远路的人，赶早不赶晚嘛！”

布商与几个随行的人闹哄哄地离开店门，向远处走去，渐渐

隐设在黑暗里。勤俭的店主人在门前归整归整了什器，望望远方漆黑的天色，伸手将大门关上。一盏纸糊的灯笼挂在店门口上，在夜风中孤零无依地飘摇着，昏暝地照着门框上的横匾“清风店”三个字。门框两边贴着一副对联：“金陵城北一座店，神州千里客来投。”

远处传来几声犬吠，黑暗中，布商于连贵又急匆匆地走了回来，满头大汗地敲打着店门。店主闻声走出来，为他打开店门，问道：“客官，怎么去了又赶回来？”

布商：“临行匆忙，将一个口袋落在客房里了！”

店主：“我领你到客房里去寻找！”

布商住的是上等房，在后院二层楼上。他匆匆地登上楼去，推开自己原住的房间，店主用风灯为他照亮。布商心中着急，伸手将风灯接过，在屋内各个角落里寻找。忽然，他在床底下找到了那个口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于是便高高兴兴地往外走。当他行到隔壁一间店房前时，发现房门大开，他随手将风灯往里一照，不由哎呀地喊叫了一声。

走在他后边的店主连忙接过风灯，也往里面照了一下，只见一具男尸倒在床上，血流了满地。

店主惊吓地说：“这，这……”

布商：“怎么会出这等事，我住在他的隔壁，怎么夜里一点儿动静都没听见？”店主吓得哆哆嗦嗦，不知如何是好，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布商：“事已发生，怕也没用。快找地保来，天明到县里去报案吧！”

刑道大堂里，刑道孙朴风一拍惊堂木，喝道：“胆大刁民！我问你，那天夜里，你为何去而复返？”

布商：“小人有个口袋落在店里了。”

孙朴风：“内装何物？”

布商：“一些散碎银两！”

孙朴风：“既然发现男尸，为何又匆匆离去？”

布商：“因小人要急着赶路，两辆大车还在路上等着我呢！”

孙朴风：“全是一派胡言！那人住在你的隔壁，有人杀了他，你能一点儿声音都听不到吗？分明是你杀了人，怕天明后被人发觉，故而趁着天黑逃走！”

布商：“若真是我杀的，我逃走了还返回来干什么？”

孙朴风：“这些雕虫小技还想瞒得过谁去？你这是一箭双雕，想要嫁祸于人呀！你把店主早早唤起，又早早地领他到凶宅去，让他脱不了干系！你说是也不是？”

布商：“冤枉呀！”

孙朴风：“你还冤枉？你布置好的圈套，已经把店主李有义圈进去了。昨天他去上元县报案，已经被胡知县给拘起来，屈打成招，问成死罪了！”

布商：“天呀！真是冤枉，冤枉呀！”

孙朴风：“谁冤枉？”

布商：“李店主是个好人呀！”

孙朴风：“因为有他这场冤枉，整个金陵城里才人声鼎沸的。不是本道出来，险些让你这个真正的凶手逃脱。来人呀！给我重打四十大板，看他招也不招！”

布商被拖下去，只听见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声和令人发指的惨叫声。不久，布商被拖回来，已是全身血肉模糊不成样子了。

孙朴风：“你是因何，又用什么手段杀害了那个男子的？你老老实实在地招出来，免得皮肉再受苦。”

布商：“小人真是冤枉！隔壁凶杀案，小人实在是一无所知呀！”

孙朴风：“你还敢嘴硬！你可知道，人心是铁，官法是炉吗？今天，老爷就非把你这块铁给烧化了不可。来人呀！”

差役齐声：“在！”

孙朴风：“给我用夹棍夹！”

布商：“大人！青天大人——”

差役拿过刑具，刚把夹棍套在布商手指上要勒紧，这时从后面走出来一位刑道衙门的书办，悄声向孙朴风耳语了几句。孙朴风哼了一声，道：“那就暂时把他收到监里，等下次再审！”

庭院深深的巡抚衙门后院官邸里，假山层峦叠翠，清泉之水潺潺地流，高大门墙内的影壁后面，曲径通幽，碎花石铺路。在一片浓荫覆盖的翠竹旁边，亭台楼阁，抱厦回廊，红花满树，落英缤纷。廊上挂有一只绿嘴鹦鹉，不断地呼叫：“有客来！有客来！”

仆人走进书房：“回老爷，刑道孙大人到！”

巡抚高名远：“到前边客厅去见！”

仆人说：“是。”转身退下。

客厅里金碧辉煌，镶金嵌玉。条案上摆满了古董文物，墙壁上挂满了名人字画，显得既富丽堂皇又风流儒雅。仆人为坐在太师椅对面的刑道献上茶。孙朴风小心翼翼地躬了一下身子，问道：“不知抚台大人急唤卑职有何吩咐？”

高抚台捻着三绺胡须，一语没发，沉吟了良久。孙朴风憋得通身冒汗，不知出了什么大事情，又不敢再问，只有掏出手绢不住地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抚台终于吁了一口长气，说：“都是我这几年里忙于朝贡之事而疏于吏治，才使得省里这些府县官员们全都昏庸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

刑道一听此言，知道事情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这才悄悄舒缓了一下，接着忙又陪着笑脸说：“大人也不能求之过急，管之过严！有些府县治理得也还不错，有些政名的也不乏其人！”

抚台：“哼，哪有几个？我不求他们能创什么政绩，只要他们大面上能够维持下去，别捅出什么娄子，也就求之不得了！当然，此事当由藩台具体来管，可是我作为一省之长，也是难辞其咎的！这不，近在身边的上元县，就给我抹了一脸的黑。这个草包县令，他哪里会断什么案子？简直是抡着镐把上戏台——乱打家伙！一时间弄得金陵城里沸沸扬扬，传出去就要影响到整个一方的名声呀！”

刑道：“大人的意思是——”

抚台：“赶快想法给他纠正过来，把真正的凶手拿到。”

刑道：“只是这事，须待新任知府来了之后，由他来行使政令呀！”

抚台：“唉，朴风！我这次急着唤你过来，就是为了这事！”

刑道受宠若惊地答了一声：“噢——”

抚台：“你可知道新任的知府是谁？就是皇太后的干儿子——刘墉。他这次来，是万岁爷御笔钦点的官儿，品位虽然不高，但皇上给他了一个特殊的恩准，他可以越过本省各宪和朝中六部，直接奏本给当今。你要是等到他来这里过问了此案，不等于是把一个现成的把柄交给了人家？他若一本禀奏上去，让皇上透过这一点看到了一般，不就是把咱们江苏省的葫芦茄子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吗？”

刑道：“依大人之见——”

抚台：“限你三天之内把案子勘破。你一旦把真正的凶犯拿到手，我立即把那个糊涂县官给撤了。等到他刘墉来了，就已经是正月十五贴门神——晚了半个月了！”

刑道：“卑职明白，卑职明白！”说着站起身，边退边说道：“卑职马上着手去办！马上去办！”

当晚，在江宁府后衙书房里，一支红烛将满室照得通明。简陋的房间里，除了一张桌案和书架上的一些书籍案卷外，几乎一无所有。

书办何英捧着一摞案卷放在刘墉面前，说：“这是江宁府遗留下来的全部积案。”

刘墉翻看了几卷，问：“前任的王大人，离开这里有多长时间了？”

何英：“一个多月了。”

刘墉：“一个月的时间就留下这么多积案？”

何英：“江宁是金陵首府，位于交通枢纽，人烟又稠密，加上治理欠佳，难免就多出了些案子。而各县令又多是些无才无能之人，能断准案子的很少。这不——”说着，他从那摞案卷里抽出一份说：“三天前，清风店里发生了一件凶杀案，尸首无人认领，找不到原告、被告，知县就糊里糊涂地抓住了店主李有义来抵命！”

刘墉翻看着案卷，最后啪地一声把案卷扔在一旁，愤怒地说：“简直是胡乱施威，草菅人命！做百姓父母官的，竟不知怜恤子民，护正诛邪，反倒随意孤行，把人命当作儿戏。像这样的县官，要他何用？简直是个糊涂蛋！不，不仅仅是个糊涂蛋，如果一味糊涂也还罢了，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害人虫！”

何英：“就因为咱们的这位胡知县有这么一场胡断，惹得金陵满城议论纷纷，连抚台夫人都惊动了，让刑道赶紧插手过问此案。”

刘墉：“怎么这么快就惊动了抚台大人？”

何英：“这江宁乃是江苏首府，上元县又是江宁的首郡，都是城圈子里的事。民声一起，可不就立即传到抚台大人的耳朵里去了嘛！当然，高抚台这么做，也有他的一些想法——”

刘墉一听何英话中有话，就立即命令他把上元县胡县令审问店主李有义的经过详细地叙述一遍。

原来，那天店主李有义送走布商于连贵后，就跑到地保家去报案——

李有义和两个地保走到上元县衙大堂的悬鼓前，地保催促说：“拿起鼓槌儿，赶快敲吧！”李有义怯生生地握住鼓槌儿，比量了两次，也没敢去敲。另一个地保也催促说：“敲吧，敲吧！”李有义这才犹犹豫豫地敲响了两下。

衙门大开，李有义随着地保战战兢兢地走到堂上，两排衙役一声吆喝，李有义更加胆怯，头也不敢抬地走到老爷案前跪下，说：“小民李有义，前来向县令老爷报案！”

胡知县坐在堂上，轻蔑地向堂下膘了一眼，哼了一声道：“有何急事，这么早便来击鼓？”

李有义：“小民店里，夜里发生了一起凶杀人命案，没有被告，没有原告。因是在小民店里发生的，小民特请地保一同前来县衙报案！”

胡知县向地保问：“果真如此！”

二地保：“是，确是如此！”

胡知县又向李有义问：“被杀者何人，凶手是谁？”

李有义：“昨日傍晚，来了一男一女到小店投宿，自称是夫妻，要一上等房间，小人将其安排到后院二楼之上。五更天时，住在他们隔壁的布商于连贵要早行赶路，后来因为落下东西又回来寻找，结果发现隔壁房门大开，用灯笼一照，见有一具男尸

卧在床上……”

胡知县：“那个女人呢？”

李有义：“已经踪影不见了！”

胡知县：“这就怪了！一个女人会跑到哪里去？你没有再去寻找？”

李有义：“遍寻不见，有地保作证！”

地保：“店内外都找遍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胡知县：“李有义，我来问你，你可认识这一男一女？”

李有义：“小人不认识。”

胡知县：“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一对夫妻？”

李有义：“只是他们自己这么说的，小人不好细问。”

胡知县：“这个女人什么模样？”

李有义：“小人约略记得是个中等个儿，白净脸庞，二十多岁，生得眉目清秀。”

胡知县：“这就是了！这就是了！”说着一阵冷笑。

李有义：“大人的意思是……”

胡知县：“意思很明显！是你贪图美色，居心不良，夜里要行不轨，被她男人撞见两下里厮打，你就下手将她男人杀死了！”

李有义：“大老爷，你看我这把年纪，可有缚鸡之力？还会有贪色之心吗？”

胡知县：“混账！你还敢狡辩？给我拉下重打四十！”

二地保：“知县大人，李有义确实是一老实厚道的良民，在北关开店几十年了。从未听说他有过什么轻佻不轨之处，更不要说有犯法行为了。”

胡知县：“那是他没有遇到过貂蝉之美。今天叫他遇见了，他就一改常规，顿生邪念。这样的事情，老爷是见过的。来人呀，拉下去给我重打！”